

周漢藩

廿四年八月

河北博物院印行

太行山脉植物調查記

第一編

磁邯紀遊



(二) 樓山見州磁



保定君子館木槿(一)



(四) 塚疑溝頭石



(三) 菜苻州磁



(六) 佛石山爺老



(五) 樓門東城彭



(八) 洞佛寺堂響



(七) 林茨皂山磨



(〇一) 景全寺樂常



(九) 景遠洞龍黑



(二一) 洞北山鼓



(一一) 洞南山鼓





爐峰大櫟 (一四)



(三一) 莊王北



(六一) 台樹松峰爐



(五一) 林然天峰爐



金頂小廟 (二八)



(七一) 松皮白峰爐



(〇二) 境仙和元



(九一) 日觀頂金



密中修碗 (一一一)



(一二) 景密城彭



(四二) 夢梁黃鄆邯



(三二) 山紫鄆邯

## (一) 引言

河北博物院(以下簡稱博物院)與靜生生物調查所(以簡稱調查所)訂技術合作之約。雙方議定，本年暑期，調查冀南及迤西太行山脈之植物，余任斯役，事前往調查所以調查區域，請示胡步曾所長，胡囑與唐君進商酌，遂與唐君進計畫，先自河北境內之最南磁州，沿平漢綫而上，經順德，內邱作精密詳盡之調查，然余原意之所以願任斯役者，因去年在保定醫學院授課，每週往來平保在火車上遇邯鄲及冀南各縣居民，談悉該地有泡桐(Paulownia)及柘(Cudrania)等樹，聞之欣然喜，恨不得即往一遊，蓋余所著之「河北習見樹木圖說」中，尙未收入，即就柘而論，北平附近有潭柘寺，始於晉朝(北平諺云先有潭柘寺後有幽燕)該地原以產柘著稱，(現潭柘寺殿前，尤存柘樹枯株)現已絕根株，余遊該寺三次，專爲訪柘，遍覓不得，故不敢收入，今既得此機會，亟願遍歷太行山脈，由內邱而北，經曲陽，阜平登恆山，再北至易州遊西陵而歸，因圖說出版時，有一種茶葉樹(Chionanthus retusa)係壽君振黃在西陵所得，可知冀西一帶必尙有未經探得之樹木，非親歷一次不可，惟據唐君云，既欲作詳盡之調查，如許寬大之區域，恐非短時間所能辦到，細思之，認唐君所說爲是，乃決定先至磁州，沿鐵道北上，經順德，內邱作詳盡之調查，以後再北行經恆山至西陵，作大致之調查，定計後，旋商諸博物院主任俞君品三及李君貫三兩君，決定路程爲磁州，邯鄲，沙河，順德，內邱，臨城，贊皇，元氏，井陘，正定，靈壽，平山，定州，曲陽，阜平，望都，完縣而訖於西陵。即預定爲應調查之區域。

## (二) 保定

七月九日檢點行李及採集用具偕工人郭保善，由調查所起程，乘平漢鐵路二十一次車，晚十一點三刻開車，十號拂曉抵保定，寓醫學院，天雨，事先本不想至保定，因一則側聞西陵外人住宅係屬保定教會；二則農學院教授鄧君勛關係同鄉，常請余定樹木名稱，曾以瓊花學名見詢，余漫應之曰，虎耳草科之八仙花(Hydrangea)事後以失爲言，即函商鄧君，請其至南京調查，並請製標本，因鄧君曾云南京某處有此物也，暑假時，余赴津，抵站下車時，適遇鄧君，倉卒話別，告余曰，保定蓮花池中有瓊花影片，可往一觀云云，有此二因，遂決定先至保定一停。

晤齊濟心院長，託其介紹至西陵事，齊院長當寫一介紹片，囑至思羅醫院見Dr. Conder(柯大夫)，請其轉爲介紹，當至思羅，柯大夫接見，據云西陵產業，屬內地會，伊係長老會，對於該地情形，不甚明白，遂爲余寫一介紹書而別。

旋進城至蓮池書院，參觀其中之博物院，得見瓊花影片，確係 *Hydrangea* 屬，且與東陵產之 *Hydrangea bretschneideri* D.D.P. (柏氏八仙花，見樹木圖說) 相似，惟瓣花較簡單，稍異。然足證余說之不謬，而其照片上，有說明，亦有聚八仙字樣。(說明附后)

『瓊花爲珍異植物，昔惟揚州后土祠有一株，世傳爲唐人所植，葉柔平瑩澤，花大瓣厚，色淡黃，清醜異常。后土祠在宋爲蕃釐觀，曾築無雙亭於花旁，仁宗時嘗從觀中移植禁苑，逾年而枯，載還揚州，復活，元至元中，枯死，道士金兩樹以聚八仙，補植其地，凡人稱瓊花者，皆八仙也。今江西贛南道署有此花，世以其罕有，甚珍貴也』旋參觀該院天然部，有東京臘葉標本數幀，大抵前清遺物，又有本地標本數幀，係近時某學校採，惜無學名。而其藝術部之字畫架子，頗爲合宜，其院落中有大塊石八仙石像，雕刻極精美，埋諸土中，未免可惜，詢諸領導者：云係曹銀物，其石出自曲陽云。

出院後，至君子館見木槿 (*Hibiscus syriacus*) 一株，徑約三寸，心爲之一喜，蓋編圖說時，處處就正於胡步曾先生，當將錦葵科之芙蓉 (*Hibiscus Mutabilis*) 收入，胡疑爲灌木，余以故宅花園中有巨木對，故收之，而木槿余僅見灌木，胡云能成喬木遂收入，今竟目視，乃大快事，且釋余疑。(第一圖)

是日本擬通遊保定城關，從事採集，因苦雨回院，住余以前往來住宿之靈雨寺，寺隣濟園，爲清高等學堂舊址，係父執羅正鈞學使所建，所題亭榭區對猶存，園中花木繁茂，遊覽一周，又聆齊院長談及政治近况不覺無限感慨，當成保陽紀遊四絕，茲錄其二：

### 其三

驅車又到古蓮池，喜見瓊花影一枝，木槿相逢君子側，仙姑原是曲陽姿。

### 其四

細雨幽閒溽暑天，聲喧鷓鴣雨靈前，潛園景色添多少，榭宇經營憶盛年。

(余此次作詩，重在紀實，不計工拙，力避從前典雅工穩等弊，即出韻，失粘，重字，均在所不計，閱者諒之)

十一日，天晴，黎明赴車站，乘二十一次車，四點半開車，在車中望見站旁之榭楊 (*Populus tomentosa*) 大蕊花株多株，惜未徵得木材，因早春時余曾費數金，囑工人採得此種之花果，醫學院諸生傳以爲笑柄也。車行甚急，然體不適，腹

漑三次。三時抵磁州車站。

### (三)磁縣

磁州車站在西關，距城里許，站旁有中山公園，樹木繁茂，風景宜人，清流一脉，聞來自黑龍洞，荷花盛開，稻田遍野，所見水生植物甚多，不類北方景致，頗與故鄉相似。進城覓店，因生疏頗費周折，最後寓西門內田家店，(又名振興客棧)僅房一小間，既暗且隘，而臭不堪聞，五時持院中公函拜訪孫縣長(名振邦字醒華)，當承接見，雅意殷勤，余報告來意，孫即以在磁工作計畫如何，並出地圖，指示某處多山，某地有學校，某處居住方便云云，余得到一番指示，遂決定先在城廂附近採集水生植物三天，即往西區之彭城，再至中賈壁，索井村等地採集，孫當聲明兩事(一)磁境無匪踪，安全無問題出發時必派隊保護，(二)若不方便可住縣署，余當辭謝。

十二日，天晴，早起偕郭工，沿海(西關內有一大塘池，如什利海，老百姓均稱海，田家店即在海邊)採集，南行至苗圃，位于海邊，內有一亭，居民稱六方亭，又有某前建設局長之紀念碑，頗幽雅，採得水生植物約二十號，其中雖無特殊者而錦葵科 *Malva* 屬一種，則為平津所未見，(以後在爐峰採得有花者)當見合歡 (*Aldizia julibrissin*)。余欲折枝，當有老百姓笑止之曰，「縣長愛樹如命，不准人折，」余聞此言，即不敢折，可知縣長注重森林，旋聞有管位歌舞聲，自海東來，當編號筆記時頗為愉快，詢諸老百姓係醒民劇社，亦縣長創辦，知注及於社會教育，該老百姓係一團藥店者，頗熟悉社會情形，余當詳詢該縣教育政治情形，據云，「前縣長不好，到任即去，孫縣長任事兩年，清晨即起，不時遊歷四鄉，隨從有時不知何往，極肯做事，老百姓都說好」又云，「磁縣教育發達，全省除定州外，磁州第一，」云云，余聞此言，一面覺得此人有趣，一面知道磁縣為富庶之區，因其言娓娓動聽，不覺其採集之勞也，奈天不做美，至下午一時半以後，忽傾盆大雨，狂風迅雷，雖有亭可庇，而衣褲濡濕，且恐其亭倒，頗似十九年在東陵避雨倒屋情形，然對岸即田家店，店中有車，呼之不應，至五時雨止，歸寓更衣，飲酒取汗，幸未成疾，晚將磁州記遊絕句整理而

### 磁州車站

磁州城外水潺潺，茵菴逢迎稻滿關，不是鄉音異秦楚，疑身已到舊家山。



## 訪孫縣長

梨園歡舞太平年，衆口謳歌令尹賢，計畫如何勞指點，行程賴策萬安全。

## 苗圃阻雨

古寺豐碑曲徑幽，荷蒲掩映碧如油，狂風暴雨疑亭圯，隔岸驅車費運籌。

## 旅舍困居

問舍求居行路難，寧居逆旅不居官，蚊蠅蚤蝨嘗滋味，牛驥同棲廢寢餐。

## 登見山樓

傑閣登臨拾翠遊，峰巒環抱滏陽周，蓮紅柳綠山光媚，正是畿南第一樓。（樓在城中，元

張文煥建，遠望太行，紫翠萬狀，故名。有畿南第一樓額）（第二圖）

十三日天大雨不能工作，十四日放晴，即出西關採集，其馬路兩旁有一流水溝，溝外皆稻田，水生植物甚多。其纖形科一種想係 *Sium* 屬或即 *Adium* 屬，白色細花惜尚未放，而龍胆科之 *Linnanthemum nymphaoides* Hoff.（葎菜）（第三圖）及眼子菜科之 *Potamogeton* 花盛開，頗美觀。西行數步，即車站，引水爲池，建有亭榭，蓮紅柳綠，可資遊憩，沿平漢鐵道南下至一村見泡桐（*Paulownia*）甚多，詢諸百姓云生長極速，清明後開花，花後結子橢圓形，現已落，然細察其樹皮及葉多毛，當係 *P. tomentosa* Steud.，沿途所見，最多之樹木爲 *Populus tomentosa*（楊柳）• *Salix matsudana*（河柳）• *Ulmus pumila*（家榆）• *Morus alba*（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楮）• *Robinia pseudacacia*（刺槐）• *Sophora japonica*（槐）• *Ailanthus altissima*（樺亦名樺）而 *Zanthoxylum Simulans*（花椒）及 *Cedrela sinensis*（香椿）• *Zizyphus*（棗與酸棗）等亦不少。沿鐵道南下，經過一橋，折而西行，約五六里，抵石頭溝村，沿途皆稻田，水生植物亦多，最怪者水溝兩旁，多 *Fraxinus chinensis*（白蠟樹）從前認河北不產者，於此見之，亦足釋疑。而 *Koeleria paniculata*（稷樹）亦有數株，由村南行里許，有一土阜如山，據云即曹操七十二疑塚之一，山下有廟，上有土城，據云從前關匪時，各村居民，均避其上，云云，此行共得標本五十餘號，雖無奇異，究與平津稍異，至下午三時始歸寓。（第四圖）

是日下午五時至縣府辭行，並贈以磁州紀遊四絕，擬請孫縣長派兵保護，孫縣長勤懇異常，縱談造林計畫，出近著挽救天災大計一部相贈，並云最近有一口號，「磁縣森林化」兩年來，已栽樹若干萬云云，必留晚餐，長談一切，談及右讀一層據云七十二疑塚，非曹操所設，最近出土有暴公碑存署中，余聞之釋然，當口占諺語四句云。

### 七十二疑塚，未必始曹瞞，暴公非魏物，後代莫訛傳。

即此一端，可證民衆刊物魔力之大，後代民衆，無論老幼婦孺，咸罵曹操爲人羣敗類者，無非三國演義提倡忠孝所致，自幼讀史，即認爲曹之壞行，不至如斯之甚，據孫縣長云，各種古碑，正託專家攷證，並擬將附城各疑塚，廣植佳木，樹旁設樞，且擬將北關一帶，荷池恢復，將磁州變爲遊覽區域，此舉實現，誠美事也。旋又談及遊山事，據云買壁西南數十里，有一雄峰山，高十餘里，山上樹木不少。伊曾遊一次，惟該地極苦，不僅山道崎嶇，且缺水，居民均飲圍水（所謂圍水，即遇雨時，承接雨水，留作飲料，）離山十餘里之兩岔口有團防，君果去，必電令團防保護，贈大米一袋，山中無食物，可煮稀飯一盞云云，余聞之，好奇心發，遂決定先遊此山。再至買壁索井，當吃飯時同席有一周君，談及暑後有一澤泄樹，聞之甚奇，孫當云，趁天未黑可往一觀，當借至後院觀之係由 *Voninus Bungeana* (彭氏衛矛俗名白杜) 然在客廳前院中見一大石榴 (*Punica Granatum L.*) 徑達數寸 (後在邯鄲張窰村亦見三寸徑之石榴) 足證磁州氣候與河南相若，石榴均能栽院中越冬，不似平津之必藏諸溫室也，但石榴果成喬木耶？是晚由縣府歸，即檢點行李，預備明早起程。孫送來米一袋，

十五日，晴，拂曉即起，而孫縣長即來送行，余訝其早，可證老百姓所言不虛，孫並派一馬巡護送，原僱一輪車，因行李過多，加僱一車，因起程前，聞諸命品三主任云，磁至彭鎮，雖係大道，然雨時泥濘數尺，乾時塵土撲鼻，不好行走，大雨之後，恐有此弊，故加一車，六時起程，西行沿途岡嶺起伏，雖有衢道，然極坦薄，不如俞君所云，蓋磁彭道，孫縣長新脩故也，然最令人驚奇者，沿途五十里道旁均植楊，柳，椿，桐等樹，無不活者，詢諸老百姓，始知縣年限至少七天澆水一次，故有此成績，在車中無事，將孫所著大計，讀一過，覺所見與余相同，且有獨到之處，與致不淺，遂口占一絕，

德政未遑更僕數，森林救國喜從同。彭磁道上新栽柳，萬姓扶持愛命功。

西行二十五里，至路村登打尖，十時再西行，沿途各村，皆用瓦缸砌牆，見之甚奇，據聞係燒碗密之坯體，亦廢物利用，雅觀而經濟，又見有似砂岩，礫岩之石板，係密流細末和石灰造成，如三和土然，作為棹而，缸蓋及厝屋頂等用，亦極經濟之產物。

#### (四) 彭城

十二時抵彭城鎮，(第五圖)公安局長王君蘭溪來，據云接縣長電令，照料一切，迎余至名園居住，該園係飯館，曩期移至距鎮三里許之響堂寺營業，因之房屋已空，且清潔幽靜，勝田家店多多矣，遂駐於此。午后二時至局回拜，王局長當偕遊響堂寺，該寺為磁州古蹟之一，始於北齊高歡，寺後有山，名神窟山，即位於彭城東門，門外一山，名老爺山，係石灰岩其麓刻石佛甚多，(第六圖)其頂有廟，名玄帝廟，中隔一河，有石橋通之，橋西即窟山麓，響堂寺依山麓而建，寺前一塔，峙立雲霄，係唐代物。寺門額曰響堂寺，其前殿有十殿閻王，正殿祀如來佛，院中有槐抱拍一株，亦一怪物，後殿最高，傑閣三層，北曰空玄樓，東曰東流教，西曰西域主，巡士扶余上，腿軟脚酸，達最上層，雖彭鎮為老爺山所蔽，而遠望太行，由西蜿蜒而南(第七圖)，近觀黑龍洞等景，令人心曠神怡，其寺東院，即佛洞，下層有二洞，洞中依石刻佛像甚多，其兩旁及殿後暗處，均係摩岩石刻，最可寶貴者，為維摩詰經前部，北齊時物，皆寸徑八分，又有五寸徑大字磨岩二，又有佛號十餘再上至中層，有佛洞四，較下層二洞小，均刻石像，西一洞中，有一立像，據云原能轉動，洞門側穿一孔，小卒以手帕拂之發響如鼓，又其洞底，擊之如鼓，故有響鼓之稱。遊罷各洞而下，王局長即設宴下層洞中，飲酒數巡，如置身廣寒，極為涼爽，此即所謂仙境歟？留戀久之，(第八圖)

四時後，王君復約遊黑龍洞，東行半里許，經紙坊村，即窟山之南麓，有一琉璃宮殿式之村門，形如城樓，與彭鎮東門同形對峙，亦一奇觀，其村中有一廟，其殿底有泉，在神座下，以石蓋之，殿前一額，係康熙時蜀西某(姓名不現)所題，字極古拙可愛，皆認作「滄水發源」地「余細辨之非」地「字，係「初」字，其廟前有溝，新濬，乃鑿泉委員會鄧君子輔之成績，

再南行三里許，抵里龍洞，(第九圖)先至山坡下觀泉，其岩皆石灰岩，岩下有泉廿餘，均鑿石編號為記，亦鄧君之成績也，其泉號最小。一號最大，頗似濟南之趵突泉而稍低，王君邀至廟中休憩，即明月閣，其山名崑山，有明萬

屏張懸登石刻七律二章，有趙姓隊長領遊民駐此治河修道，趙嘆以西瓜，憑石欄而坐，俯視潭底，游魚可數，遠觀各村，崗嶺環抱，清流一澗，由南繞東而去。山明水秀，誠勝景也，若沒縣治於彭城，交通既便，風景宜人，必勝磁州多之矣。盤桓久之，向晚借王君經老爺山踏月而歸，當成七律一章，即以謝王局長。

濃烟滿罩彭城鎮，景物偕遊拾翠微，古洞勞君頻勸飲。名園讓我只依棲，源初溢水平章久，澗底龍泉趵突低。斗閣臨流魚上下，風清月白鳥還飛。

十六早，率郭工出鎮採集，王局長復派巡士李元良隨行，正好作嚮導，先至老爺山，皆童山，無可採者，再至響堂寺，補遊佛洞第三層，無洞，多神像，皆近代物，有明萬曆彭德推官張應登石刻七律一章，適微雨，即在下層洞中獨酌，興致不淺，即依張韻和七律一章。

空玄縹緲白雲梯，拾級登臨費絮提，佛洞風幽神對飲，靈岩雨淨鶴依棲，維摩石刻齊唐古，響鼓金聲溢渚低，最愛中庭槐抱柏，太行蜿蜒夕陽西。

旋至西院，見拓工在，並見拓片三四十種，皆寺中及北響堂寺摩岩石刻，據云維摩經，分刻南北兩響堂，首南響堂，終北響堂，所謂北響堂者，即離窟山廿五里之鼓山，在彭城北望，其山較離山高約一倍，屬河南武安境，其他隋，唐，宋，明石刻尚多，喜出望外，當欲多購數份，拓工不許，僅允一份，適王局長至，命加購一份，工始允，旋借王君乘燭遊洞，細觀各石刻，皆尚完整，撫摩憑弔久之，戀戀不忍去。

午后雨止，鼓勇登山，山料連樵道而無，須爬石而上，幸不甚高，山上一片叢木，最多者為 *Gleditsia horrida* Malc. (山皂莢，俗名合裏進，又名合結子) 次為 *Vitex Negundo* (牡荊) *Zizyphus* (酸棗) 而 *Rhamnus* 屬(鼠李)約有兩種，*Caragana* 屬(錦雞)亦似有兩種，景天科之 *Sedum* 屬一種，洞布於叢蔭下。遂下山，復經紙坊，沿河邊採集，至黑龍洞，得水生植物多種，如眼子菜科之 *Potamogeton*，花正開，茨藻科，萍類，莎草科，禾本科及石竹科之 *Stellaria* 與白花菜科之 *Cyandrosis* 等植物，都四十餘種，訖晚八時歸寓，工巡均倦極，加以鼓勵，將標本壓好，十二時始寢。十七日，大雨，不能工作，十八日雨止，早起，七時乘輪車赴河南武安境之鼓山(即北響堂寺)出鼓城西門，北望即見寶塔高聳雲際，北偏西行，車頗馬奔不耐坐，行十五里至義井村打尖，見有辦喜事者，四輪三乘，藍呢轎一，內坐二白頭老翁，紅轎二隨後，前為新貴人，余疑白頭翁當係媒人，詢諸老百姓，據云係男家祖父，余怪極，既係親迎禮，尙



以祖父必去，而最後一空紅轎，當係迎新娘用，必倒抬，亦奇怪，若謂「奴自倒行郎自看，免郎一步一回頭」之意，則又係初去，不合，實不解其用意，足見此地風俗不同，惜未遇一熟悉掌故者，與之詳談，再北行十餘里，至張家莊，仍屬破境，距山約五里，已近山麓，張姓鄉長，迎至鄉公所休息，備驢乘坐，親為前導，因巡士先知會也，越三岡嶺，沿途多廢煤窖，抵山麓有寺，名常樂寺，廟供出迎曰，知公今天必至，甚訝之，詢知拓工已先日至矣。而廟供用意在於寫緣，當書緣金一元，乃口占一絕云（第十圖）

祇為探奇趁早暉。車驅馬奔去如飛，鄉長導前驢背穩，廟供迎候笑顏嘻。

旋廟供引觀各古蹟，其正殿最雄偉，高約十丈，云係北齊高歡避暑宮故址，內多石刻巨佛，其殿前後二樑徑達三尺後樑。係棗樹。不奇，曾在北安河見二巨棗，前為牡荊（Vincex）實屬怪聞，牡荊屬中雖有成喬木者，然兩廣或有之，北方古代豈有成巨木者耶？不足信，當囑廟供取一寸木，擬交吾友唐君曙東研究，而廟供不許，云係數千年古物，不敢動，余亦不敢再說。殿門右有明張應登和宋棟議敬之韻石刻七律二章。殿前院南。有大金正隆四年重脩常樂寺碑，楷體，尚佳，當命拓工照拓，其前殿正殿後殿皆石刻巨佛，高者數丈，其雄偉實勝過龍門，前門外右有寶塔，高聳入雲，係唐代建築，門左有巨石佛，名丈八佛，又名自來佛，乃一巨石刻成，大抵此地原有此巨石，依勢刻成，故名。

廟供引至偏院飲水小憩，遂鼓勇登山，拓工負水瓶指點古碑，鄉長及巡士負採集器具郭工携照相機隨余偕上，經一山岡，路尚坦，然俯視常樂與塔已遠小矣，仰觀佛洞，橫於山腰，自此以上，山極斜峻，巉岩亂石，頗似東陵之溜石，然尚有道，沿途皆石，縫間生叢木甚多，最多者亦山皂莢，牡荊，酸棗與廬山相若，而豆科之Caragana屬Lespedeza屬Medicago屬及鼠李科之Rhamnus屬，遠志科之Polygana屬亦不少。毛茛科之Clematis屬亦見一種，花正開，天南星科之Arisaema生叢蔭中，尚未花，葡萄科之Vitis亦匍匐花間。而巨木僅見Thuja（柏）一株，佛洞前新栽泡桐，桃杏，花椒等樹數株，此外Grass甚多，沿途採集，得二三十號，此地植物，雖與廬山稍異，而大致相同，遂定計不久留，擬本日仍趕回彭城。

再上至南天門，已達半山，有一小廟，位極南，其北即第一洞較小洞頂有廟，俗稱佛母殿，洞內摩岩石刻維摩詰經大部分，其洞門左外一石尾刻「維摩經合二萬七千五百……」等字。（第十一圖）其洞門有唐代石刻，楷體，似皇甫碑，極佳，門內刻二寸徑緣楷體，共六，四完整，二殘缺過半係无量義經，明張應登刻詩一首，懷素體亦佳，而其門外右有石

丈餘，亦刻維摩經，字尙完整，再右面南一巨石，亦刻維摩經，因其屋早塌，暴露於外，經風化，剝蝕頗多，此二巨石，拓工均未拓，質其理由，據云一因剝蝕，一因沒水，故未拓爲道詞，當責令補拓，再北行數步至第二洞，較大，佛像尙完好，係明代補修，無古石刻，再北至第三洞，最大，（第十二圖）洞門高數丈，門上有三大石窗，洞內較亮，洞中有石殿，中刻如來巨佛，高數丈，亦奇觀，其殿左右及兩側前後，均石佛，每佛籠門，刻火焰花紋，兩旁刻柱形，下刻力士像，其花紋雕刻最精美，係六朝美術，極可寶貴，當命拓工拓一片，其洞頂上兩旁（即如來佛頂）高約十餘丈處，各有四洞，皆有佛像，惟第三洞無佛，相傳高歡葬佛頂，即葬其中，又其洞門內左右偶角地底，有鼓形圈，以石擊之如鼓聲，鼓山之名始此。斯洞清幽涼爽，勝過馨堂，而其佛像之雄壯，雕刻之精美，爲各洞冠，宜乎高歡必避暑於此，令人留戀不忍去，當在洞中成七律二章，即用張推官和宋練議之韻。

避暑宮前丈八仙，荆樑巨木兩楹巔，殘碑剝落風長掃，響鼓鏗鏘月尙圓，蚪石荆榛匍匐上，摩岩篆隸古今傳，高齊佛頂埋胡骨，憑弔歸來廢寢眠。

### 其二

巖立孤峰白霧籠，藤蘿仄徑懸足空，三方石刻花紋古，十丈如來佛像雄，絕頂於今來玉鳳，行宮何日御金龍，推官諫議追壞久，夕照徘徊趁晚風，

三時餘仍循舊道至張家莊，鄉長假以優頭雞子，即驅車歸，路經小釣泉村，出細磁，較彭鎮產者佳，購小花瓶一對，留作紀念，七時抵彭城，雖不覺疲勞，然不耐車震搖，整理標本即睡，

十九日天雨無事，再讀縣縣長大計，覺尙有應補充之點，且認保年富力強，精明苦幹，可與有爲，乃不吝氣，寫出應補充者四，即（一）宜禁砍伐，引老虎嶺爲例（二）宜強制執行，限期不造林者沒收歸官，舉友人委濟寰宰長沙爲例，（三）宜選乾性植物（四）漸次推行。後勸設博物館於見山樓，並許贈標本。

### （五）爐峰山

二十日天晴，七時僱三馬車工巡西行，而馬行極慢，一小時僅行五里，當命御者鞭策前進，行廿里經張二莊嶺，大車已不能行，皆石灰岩，位鼓山西南，高出彭鎮約千尺，嶺雖斜平，然在巖岩亂石中開一丈寬平坦石道竟達五里之遙，亦一大工程也，若稍墊平，即可通行汽車，蓋張二莊產烟煤，彭鎮竄煤，即取給該村故也。再西行十里，至青碗河村

打尖，已十一時半矣，自張二莊嶺至此皆沙河道，石礫參差，頗似東陵山道，十二時沿河西行二十里，至兩岔口，有團防站隊迎接，舉槍敬禮，並接至駐在所休息，余實不解，據云已奉電令保護，當加派兵二名護送。行八里，至北旺莊，時已四點，王姓鄉長迎至龍王廟居住，其村在高山溝中，不甚大，僅百餘戶，屋建兩山旁，兩山間相距不過數丈，自兩岔口至此，山漸高，溝漸窄，僅見天一綫，廟前一高山名虎頭山，極峭，頂有廟，據云四月有廟會，（第十三圖）

此地甚苦，第一缺水，居民均飲囤水，旱時必離二三十里取水，第二食品無從購買，即小菜亦無之，老百姓常採楊柳，椿，（樛）桐等樹葉及一切野草佐食，此時有山韭，為最佳之菜，最不可解者如 *Sophora japonica* L. (槐) *Ricinus Communis* L. (蓖麻) *Datura Metel* Ten (曼陀羅) 及 *Periploca Sapium* Bge (杠柳)……種種有毒植物，老百姓均食之為餽，果腸胃不同耶？又無香油，沿途多 *Pistacia Chinesis* Bge. (楷) 俗稱末了樹，以其子打油，曾於大房山食之，味劣，食後大嘔，來時詢悉此地缺水，菜，油，米，乃一切糧食，遂撥帶灰鈔一袋，六米一袋，香油一瓶，而鹹菜一包郵工未帶，幸蛋易購，山韭易覓，晚餐即佐以雞子炒山韭，尚可口。

沿途所見有二奇事：（一）梯田極多，高山峭嶺均闢為耕地，地邊砌石如牆，層上如梯，為護土故也，沿途數十里均如此，雖出自老百姓之勤苦，而其工程之浩大，不亞於長城，（二）多石洞，梯田間多砌石洞，門拱如城，即村中民房亦有洞，（在青碗河村打尖處即有三洞，洞門刻花紋，勝過城門）洞上仍鋪土耕種，余駭極，詢諸老百姓，始知為節省土地而設，且農忙種地時，即住洞中，平時居村，足證地距村遠（如兩岔口至北王莊相距八里）人烟稀少，而地又缺乏也，又此地房屋，均用石灰石建築，鮮用磚者，因取石較易，亦一奇觀。晚餐後，成二絕句而睡，

遠望西山馬不前，張莊坦道岫岩巔，沙河卅里風幽拂，夾岸奇峰一綫天。

### 其二

梯田百級白雲巔，石洞農忙好息肩，角鼓郊迎勞護衛，龍泉且住虎頭邊。

八時後，余已睡，郭工報告，謂團防班長率兵多名前來保護，並輪崗站衛，余聞之駭極，而心大不安，當以溫語，勸其歸去，堅持不可，謂率王隊長電令須嚴密保護，余當云地面既安靜，可不必如此，若不聽從，祇好回去，後劉姓班長云我決不能去，余又拆衷三辦法，留班長及原派兵二名，餘歸去，班長許之，加留號兵一名，共四名，此大抵隊長

電告縣長，縣長嚴令加意防患之故也。因此至十二時始寢，而兵必輪值守衛，心實不安，此地氣候極涼，非蓋大被不可，能熟睡，蓋山已高，不知若干丈，惜未帶氣壓表，不知其高度若干。

廿一日，早起，鄉長爲僱牲口二，一備乘用，一載糶米採集器具及鋪蓋行李等物，鄉長前導，班長領隊兵工巡隨行，共八人沿山溝西偏南行，皆山嶺盤道，係磁沙大道，通山西，經柞治，石砌雖斜，尙能行走，行五里許，達皮嶺頂，其西下即河南涉縣境，東屬磁境，石壘縱橫，即孫縣長戰勝劉柱堂處，其絕頂路口即魏姓隊長陣亡處，憑弔久之，至此始見蠟峰金頂，向西近觀黃土衆山，環拱蠟峰，遠望蒼翠太行，蜿蜒南下，天然美景，實屬奇觀，徘徊久之，由路口拆而南沿山脊而行，無路，僅有樵道，叢草沒膝，崎嶇異常，有時懸岩勒馬，腳軟心怯，雖有牲口，亦不敢乘，行五里許，抵蠟峰山腰，有居民二戶，再西南行至峰麓有廟，然已在天半矣，當口占一絕。

### 盤旋皮嶺料岩間，壁壘縱橫戰血殷，鳥道崎嶇天上路，孤峰萬仞衆山環。

抵廟時已九點半，其廟前有樓，名小南樓，內有前獻殿，玄壇廟，土地廟等，樓對面爲三皇閣，皆近年修葺，尙完好，其後院及兩旁房屋係新建，即往於後院，頗潔淨，惟蠅太多，其正殿一神像，坐而能立，聞三月初一廟會，邯鄲等縣，遠道進香者不少。入廟後至後院小憩，廟供飲以圍水，色黃，味較北王莊稍佳，蓋土氣息，泥磁味少減耳，然其廟後有井，泉冬夏不竭，井旁鑿一巨石池，即圍水池，廟供不飲井水，而必飲圍水，不解何故，（第十四圖）

飲水小憩後，即開始採集，自院中至廟門，即得二三十號，因雖草本多與平地所見不同，不得不作詳盡之採集，將標本整理後，時已正午，即以縣長所贈之米煮稀飯，鄉長代蒸饅頭多斤，以香油炒山莊雞子佐食，飽餐一頓，預備下午登山。

蠟峰山係南北走向，北面一峰較低，南峰最高，即金頂，位最南，其峰自西向東走，與其腰廟地對峙（廟地亦自西向東走，廟即坐東向西）成一大山坡，坡口東向，坡形如圍椅，坡中又分數小坡，其間一片菁密混淆天然林，可謂爲第二原始天然森林。（Secondary natural forest）除東陵外，無此美景，即大房山，與南口老虎嶺有如此密林，然大房廟地係人造松柏林，老虎嶺地亦人造林，純粹天然林，就余所歷河北數十縣，此爲第一次發見，實令人喜出望外！最快意者，廟門外有白皮松（*Pinus Bungeana*）一株，徑尺餘，百年前物，仰觀金頂及西南懸崖上尙有多株，俯視南山坡亦有多株，其坡即名松樹台，詢諸鄉長是否人工栽培，對云「請問其絕頂人不能上，誰能種樹？」足證確係野生，白皮



松第一次見諸曲阜顏子廟廟，徑盈丈，即疑爲北方原產，北平附近之碧雲寺，齋堂及各坡地廟地雖爲習見，然究係栽培種，聞諸吾友唐君進，曾於四川，山西見有野生者，北河實未曾遇見，有之即自總峯始，足見此行不虛！心爲之大快！

(第十五圖，十六圖)

下午二時，沿山腰樵道採集，旋循西山脊南行，繞峯而南東行，其間有石磴千級，盤拆而上，過半，至南天門，再拆而上，見懸岩上刻「石磴連雲」尺徑四字，其西南峭岩嶺有尺高小廟，字既不易刻，廟不知何從而建，兵士索有成與鄉長好奇，竟爬上其頂，再上即至峯頭，有廟，廟後有方亭，其廟楹上題字

「趙元和、想母親，一心還家……」等語

鄉長云，數年前有一人，來住此，不食不語，久之而去，大抵愚昧迷信神仙，然孝思可取，囑鄉長轉知廟供好爲保存，以爲世人勸。再上至絕頂，有八角亭，內祀一銅像。云係靈官，門額曰「元和仙境」其仙境二字最宜，幽風拂拂，即在烈日中，亦覺衣單，登亭四望，衆山皆小，南望山溝，有村舍，即南王莊，據云村中有泉，名大水池，旱時附近十餘村，不遠二三十里，皆取水於此，因人衆輪班，有終日不得一石者，甚至有鬥毆情事。然爐峯岩石走向，直達該村，山間有樹，宜乎有泉，此足證森林之效果也。西望太行，蜿蜒南行，爐峯爲太行支脈，攷其岩石，最多者仍爲石灰岩，雜以砂岩，礫岩，而無花崗等火成岩，可知尚非大山脈之正幹，余好奇心發，即擬由此逕登太行，據劉班長云，太行屬河南臨縣境，距爐峯百餘里，山腰水好，多稻田，樹木亦多，惟山間多匪，即天門會餘派，居民皆匪化，不能去，即爐峰西麓，屬河南沙縣境，亦不斷有匪，聞此，始知余行時，兵士必荷槍實彈隨行之用意，又始知身已臨險境矣。

憑眺久之，下南天門，腿軟心怯「上山容易下山難」信然，遂繞峰南東行，無路，爬石而走，其下竟有居民，砌石而居，頗似東陵之窩棚，種地於此，地竟闢至石峰底，梯田百級，足證地少而老百姓之勤苦，由此拆而北行，即至叢林之南山坡，沿山腰樵道採集而歸，計得標本四十餘號。(十七圖)

晚餐後，計議翌晨觀日，鄉長云「我坐候，決不致誤」是晚鄉長竟未睡，收馬一宵，而兵士輪流守衛，力勸不止，心實不安。

廿二日，天未明，巡士李元良報告，天將明，請起，遂御夾衣，策杖前驅，號兵鳴醒號，各兵士均荷槍實彈隨行，至西山脊，見東方已白，鄉長曰「晚了」，有勸明天再登絕頂者。余以機會難再，鼓勇前進，急忙奔走，不顧荆棘，攀磴

而上，雖氣喘難支，不敢稍停，深恐日已東昇，幸至絕頂，日尚未出，遂坐元和仙境守候，而曉風淒淒，冷不可支，遠觀四圍山色，月影朦朧，東方天際，弧形紅光一帶，頗似長虹，守候片刻，先見紅色光芒四射，少頃，見一火紅明珠，半吐於水雲天際，瞬息；漸漸上昇，成一火紅橋圓卵形體，浮出空間，其下仿佛有海水沸騰模樣，如斯美景，大眾以為罕觀，登峰觀日，余亦係第一次，與會淋漓，當成七律一章。

報道東方天既白，披衣策杖曉風淒，奔忙不顧荆榛險。喘息難停汗露飛，石磴連雲攀月上，長虹映日壓山低，紅芒四射明珠吐，赤卵浮空海水迷。

(十八圖)(十九圖)

賞玩久之，日已高昇，大眾要求拍照，留一紀念，許之，下山後，覺受感冒，體發熱惡寒，乃用大被蒙頭取汗，即愈。十時仍力採集。(第二十圖)

下午沿南山坡，在叢棘中鑽行，衆皆苦之，余以為樂，因儼似置身東陵也。所見 *Syringa* 屬，蒴果尚存，約有三種，有一種其葉有鋸齒，最為特別，成尺徑喬木者甚多，最多者為山皂莢 *Gleditschia horrida* (此地俗稱合結子，彭城稱合裏進) 遍山皆是，不僅此地，自南北鼓山，沿途七八十里，此種特多，在青碗窰村道旁，見有尺徑巨木，山間亦有數寸徑者。然北方少見，即破州平原地亦不多見，其次為樟木科之鵝耳櫪屬 (*Carpinus*)，從前認為小喬木，竟有尺徑之巨木，其一種葉長者，當係 *C. Jucatanensis* 其短葉者，似係在房山所發見之新種 *C. Chowii*，可稱快者，俗名青榆，即標 *Zelkova Sinica* 從前認河北不產，而此山特多，其樹皮與 *Ulmus macrocarpa* 相似，果歪形，其廟後一株，徑達五尺，當係四五百年前物，實為僅見，最奇者，俗名山黑豆，即忍冬科之 *Viburnum* (疑即 *V. lobophyllum*) 正結實，紅果累累，亦成數寸徑之小喬木，係初見，是科尤有 *Lonicera* 一二種，而 *Abelia* 亦不少。木犀科之 *Fraxinus* 亦有二三種，最特別者，俗名鐵結子，葉小似 *F. chinensis*，現開花，有四花瓣，豈又遇新種耶？又俗名老不乾者，花盛開，萼片四，花冠白色，線形，四裂，小蕊二，柱頭短，子房二室，即西陵產之茶葉樹 *Chionanthus retusus* 成巨木，亦初見，花正開者有俗名冬夏長青(東陵名凍刺子)即杜鵑花科之 *Rhododendron micromanthus* 潔白之花，錯雜於叢綠中，極為美觀。鼠李科之 *Rhamnus*，約有三四種，結果者多，其中一種，俗名對節子者，花始開，葉小，最為奇物，亦成小喬木，兵士爭砍，云作手杖最佳。榆科之 *Ulmus pumila* 及 *Celtis Bungeana* 亦有之，桑科之家桑 *Morus alba*

外，有俗名火桑者，大抵即 *Morus mongolica* 而楮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亦產，而柘 *Castanea transversata* 則未之見，*Acer* 僅見數株，*Sambucus* *Koelreuteria paniculata* 花始放，而在石頭溝所見者已結果，川麻科之 *Grewia* 亦有，然無櫻 *Tilia*。漆樹科之植木 *Cotinus Coccinifera* 遍布於陰坡，楸 *Pistacia chinensis* 僅見數株，而自青礮以西，沿途遍山溝栽培最多，該地百姓稱其小蕊花株曰黃棟樹，其大蕊花株曰末了子，取其子製油，名末了油，百姓皆食此油，最奇者，北王莊西口，見四五尺徑之巨木。立於廟前，較明陵所見者約大三倍，衛矛科之 *Evonymus* 僅見 *marginata* 一種，或係變種，瑞香科之 *Daphne* 遍地皆是，亦正開花，百合科之 *Smilax* 約有二種，而 *Lilium Concolor* 遍山有之，花盛開 *Hemerocallis* (俗名野金針) 亦有一種，行至松樹台，下係懸岩，且叢極密，不能再下，鄉長引而西行，至山腰沿道而歸，而體已倦矣。

廿三日，黎明即起，早餐後，即至北山坡採集，沿山溝而下，遇一似椴科或漆樹科之樹，(名待考)亦將花，薔薇科則有山楸 *Crataegus* 一種，似圖說尚未收入，山桃 *Prunus davidiana*，山杏 *P. amurensis* *anae*。榆葉梅 *P. triloba*，毛櫻桃 *P. tomentosa* 及另一種(名待考)櫻桃屬，均點綴其間，*Potentilla* 似不止一種，*Spiraea* 亦多。山毛櫻科之櫟屬，*Quercus* 亦見兩種。虎耳草科之 *Ribes* 及 *Diarrhiza* 亦有之，然不止二種，另一種俗名五倍子樹者，成喬木，葉圓形，既無花果，尚難定其科屬。其北山坡巨木較稀少，最多者為山皂莢，杜荊，錦雞屬，鼠李屬植物，其他毛茛科，天南星科，禾本科，莎草科，唇形科，玄參科及蕨類，蘇類，菌類……：應有儘有，美不勝收，惜行李過多，此行未帶書籍，不能立時考證，乃為一大恨事，沿北坡下至山溝，又遇峭岩，不能行走，即拆而上，至頂，西行，經廟後門而歸，時已一點半。

午餐後，即檢點行李，預備下山，征鞍甫駕，孫縣長派人傳語，請余多採一份，並請繪圖，余聞悉，本擬再留數日，因山溝尚有少許未遍歷，恐有遺漏，然為事實所不許，一因糧食已盡，無從購買；二因此次計畫，擬遊甘縣，在磁已逾半月；三則衣單，已得感冒，遂決計下山，預備明年春夏再遊，當囑廟僧作長期之採集，據云，伊年逾六十八歲來山採花者係初見，足證調查蠟蜂植物余為第一人。然此地風景太好，臨行戀戀不忍去，遂賦別蠟蜂四絕，

識草採花余第一，天然美景勝東陵，丁香鐵結疑新種，冬夏長青一樹冰。

其二

元和仙境始何年，隘小南樓別有天。滿眼殘碑皆俗物。高僧孝行事應傳。

其三

古木參天十二圍，民間約禁現時稀，梯田逕達爐峰頂，地瘠貧世可危。

其四

困水飽嘗山韭好，誹諧堪羨白頭翁，清涼古寺花長笑，臨去依依白骨松。

廟中無一好石刻，所有各碑，皆清代道成以後俗物，無可紀者，惟有與史紀師廣度孝行，其事堪傳，然其廟究始於何代，無從查攷，觀廟後樺樹，當係五百年前物，而山中各樹年齡，大致不過百餘年。余欲徵求木材，當囑鄉長砍樹數種，不甚願意，叩其原因，云一因山禁極嚴，平時砍樹一株，罰銀五元不等，二因迷信，謂山間砍青榆一株，必死一和尚，余笑從其意，後僅得山黑豆，青榆，老不乾及冬夏長青枝極四種，而未砍樹，此可見民間約禁之好，民力勝過官方信然，此次所得頑物二百餘號，然尙未詳盡，較之磁州，彭城，石頭溝，鼓山等處所採者加一倍有餘，最快意者，竟在河北最南端發見純粹民間之天然林，此爲始料所不及，而最大憾事即未帶氣壓表，不知其山之高度，以山間無樺，掛兩樹証之，大抵與妙峰山高度相若，約在千米左右，臨去時，步行數里，路經南北一峰，細觀一遍，無大樹，山皂莢最多。回顧爐峰金頂，已在天上，峰巔白皮松，似點頭送別然，至皮嶺山脊，尤望見金頂，下嶺策馬盤拆而行，即不復見矣。

四時抵北王莊，稍憩，即檢點所留物件，仍由鄉長備馬送至兩岔口，當賞鄉長銀二圓，此人年六十六歲，鬚髮皆白，而體極健且諷諧有趣，舉動有童心，此行助興不淺。六時抵兩岔口，覓店無店可住，有一小學已放假鎖門，班長請余住圍防，祇好且住，此地氣溫已高，不似山頂之涼，晚餐班長飲以山西酒，正好治感冒，飲後即睡。

廿四日，早起，見對面山頭白霧籠罩，知必有雨，預備早餐後起程，而大雨如注，不能走，祇好睡覺，下午督率工巡，將糧本換紙，晚無事與班長詳談本地風俗人情，有兩事可紀：(一)百姓喜囤積糧食，豐年省食，必將餘糧積諸樓房，以備荒年，有積糧可食數年者；(二)自動移民，貧農多不遠數百里至山西境人烟稀少地多之地，領地耕種，有錢時即留置其地，秋收後，將糧糶出，糧載而歸，足見地瘠民貧，觀其梯田達於山尖，又可見人性之純良。

廿五日，未明即起，尤細雨，早餐後，天色稍光，即命僱牲口三，檢點行李，九時起程，馬行甚疾，行廿五里，十



一時，抵青碗窰村打尖，十二時天已晴，即東行廿五里，三時抵彭城，體已倦矣，此行計時六天，成績頗佳，而沿山溝所見之楊，柳，槐，榆，柿，桑，楮，桃，杏，椿，楊，君遷，胡桃，蘋果，沙果，榴子，泡桐，及，棟……大多數未採，因紙少，無法壓製，在山已感缺乏，無法換紙，故抵鎮後，即命工巡換帶，然因標本遠三千餘份，換一天兩宵，尙未竣事，幸天放晴，且有篝火可利用烘乾。

廿六日，微雨，旋晴，督率工巡繼續換帶，撥家信及劭青兄信，十二時接係縣長信，述及該縣教育館陳列部需要標本，希望贈以全份，並和詩兩絕，堪作紀念，

此次遊山，係縣長保護周至，得益不淺，當將標本選其要者百三十餘號，擬俟全部標本烘乾後，再遊磧州，贈以標本，詳述造林意見，及採集木材等事，當覆一函，簡述改進造林意見六端，並約不日至磧而歸，

二十七日，天大雨，一切不能工作。十八日雨止，天陰晴，參觀各窰，調查製碗順序，至一甯室中，見一石轉盤，工人以棍撥之，使疾轉，其碗泥如糊漿，置盤心，堆高盈尺，當盤轉時，於泥尖用手摺一窩，先轉成壺形，旋外壓口邊使口張，再以木板在口內隨轉勢使內平滑勻淨，即摺下端成底而離盤，置條板上，曝乾於日中，初坯即成。又見一枱碗底者，凡初坯乾後，再上釉，釉乾後，始去枱底，法亦用轉盤如前，惟中有軸，碗復盤心軸頂，用一丁形鐵片，隨轉勢將泥刮下，去其粗底，即成。再至一窰，見十歲孩童三，專畫粗碗，已上釉脩底之碗坯，即畫花，用一雙尖筆，畫邊雙線及週紋，其疾如飛，即畫菊花亦快極，再至一窰，見畫粗磁大瓶者，畫山水人物，亦極嫻熟。再至一窰，見製小瓦罇者，坯用模造成兩半，再用泥粘合，晒之，當未乾時，以弧形木板刮之即成坯，乾得再上釉，置窰中燒之。又見上釉者，其法極簡，即用瓦器盛灰白色之粘漿，以手持碗底，置窰中一轉，再置條板上晒乾即得，又見裝碗者，凡上釉畫花之坯，乾後，即裝窰，一小孩捧碗置有水盤中，使底粘水，另一人捧碗使底粘細砂，然後疊置，每二十個一疊，然底粘砂者，因恐燒後碗結不開也，另一人搬置窰中，覆置之，再置以坯籠，每坯籠即二十個，每一窰可裝貳千籠，出窰四萬，每籠售銀不過一二角，大概自裝籠，燒窰，出窰須時半月。一窰收入，不過三四百元。而所費人工及手續甚繁，亦無甚大利，據聞彭鎮原有窰二百餘座，在民十五年以前，窰業極發達，邇年來日見衰落，停業者半，僅存百餘座，究其原因，由於外貨充斥，故本地土產貨既劣而價不能賤，即此一端，足證經濟侵略之可怕，當徵得坯籠及製碗順序標本四種而歸，（第二十一，二十二）。

二十九日，天未明，大雨傾盆，雷電交作。下至八點始止，令人愁悶已極，擬冒雨而行，據巡士報告，已發大水，河深丈餘，無法行走，叫苦久之，蓋離平已三十一日，應到之處尚多，現僅遊一縣，三週間約兩週下雨不能工作，殊屬愁人。當命沽酒，佐以子雞，蓋一因欲解寒，二因工巡隨行許久，譏諷余不食肉，不食大米，余素來採集，對於飲食，異常謹慎，一恐浪費，一恐暑期飲食不潔，反招疾病也。晚餐痛飲數杯，而工巡大笑，當隨口成諺語四句，以解嘲。

### 周公不食肉，祇爲道窮計，工巡莫見譏，子雞好滋味

三十日，天陰有風，知不雨，即命工巡檢點行李起程，而彭磁道淹水，不能通行，旋王局長來送行，爲余計畫由彭城至西佐，乘小火車至馬頭鎮，南可至磁州，北可至邯鄲，遂決定取此道而行，當留標本百三十四號，木材四種，製碗順序標本一套，請王局長轉贈縣縣長，九時僱一轎車載行李標本已滿，祇好步行，經紙坊即磨山南麓，繞而北行，沿山東面大道而走，沿途皆石灰岩，附近村中多石灰窑，行十里抵接雨莊，灰窑尤多，且有硫磺礦，見有尺徑長二尺之瓦礫，形如橄欖，即燒碗用者，惜恐天雨，未及停步考查。在此村遠見烟突林立，西佐在望矣，再北行，經鼓山之陰，其山麓見煤窑房屋甚多，再北行十里，至西佐車站，此地有中和，怡立兩煤礦公司，其火車道至馬頭四十里，即公司爲運煤而設，十一時抵站，而車須午後二時四十分始開，即打尖，並支榻於樹蔭中休憩，二時車至，站長另掛一小車備用，車行甚速，至林潭稍停，沿途多合歡，花盛開，雜以棟，椿，榆，桐等木，風景絕佳，三時半抵馬頭鎮，在車上口占一絕句，

### 輕風緩步勝驅車，滿目烟窰百萬家。綠樹陰濃留不住。林潭一路馬櫻花。

此次旅行，僅隨帶工人一名，其人極懶無用，幸巡士李元良得力，竟送至馬頭鎮始歸去，不能不感謝王局長，然在馬頭車站，因行李過多，百般爲難，交涉許久，而車將至，站長始調解，准全搬上車，車係五十二次，由鄭北上，僅停二分即開，約半點即抵邯鄲車站。

## (六) 邯鄲

車抵邯鄲後，即寓西關外之連陞棧，稍憩片時，有陳姓公安局局長來見，據云接王局長電話囑其照料，何王局長待余之厚也，心實感之，晚餐後進城拜訪秦縣長(名榮甲)談許久，據云到任僅兩月，原由元氏縣調來，爲日無多，無成績

可言，並云曾在元氏任內，提倡造桐油林，余聞之駭然曰，油桐樹，北方豈適於生長耶？據云此地氣侯較暖，與河南相若，過濠花河則不同矣，又云桐有多種，其應即名四桐軒，前任某植四桐於院，現存三，請余鑑別，時已日暮，乘燭一觀，即泡桐與梧桐兩種，當詢余旅行區域，余以遊紫山對，奉云，去時請給一信，以便派兵保護，余當辭謝，據云邯鄲境內無匪，紫山與武安連界，隣縣難保無匪踪，不可不慎云云，八時歸寓即寢。

三十一日，天雨，督率工人，將所有標本打包成四大包投郵寄天津博物院，蓋因攜帶為艱，且天雨多潮，恐其霉壞，當致品三一信，囑其到即烘晒。向晚雨止，至公安分局回拜陳局長，旋託向縣府借馬，預備明天清早赴紫山，旋陳局長派人報告云，奏縣長已備馬三匹，並派一巡士借往云云，是晚致函廣平縣長鄒伯川老友，報告此次不能往遊，余此次遊歷，訪拓為其動機，而在礪州境內，尙未遇拓（據聞邯鄲東區確拓，根未一遊）聞大名遍地皆是，俗名拓去桑，以之作生離，廣平近大名，聞有此種，至邯鄲後，打聽僅隔九十里，擬往一遊一則訪拓，二則訪友，故各方信件，均請寄廣平轉交，不料天不做美，抵邯以來，天天下雨，道途阻水，車馬不能通行，即紫山三十里，車既不肯去，牲口亦難僱，不得已始向縣府借馬，乃決定不去廣平，遂函告鄒縣長，並請其將收存信件轉來。

八月一日，天陰，拂曉即起，巡士備馬三匹來，當携採集用具及照相器具，偕工巡三人，乘馬西行，馬行尙疾，道尙平坦，係武安大道，晴時通汽車，沿途村中，樹木尙多，地皆膏腴，最奇者，其地疆界處皆種桑，與北平植公道老者不同，據聞大名一帶皆樹拓，可見各地情形不同，所見樹木，大致與礪州相若，惟該縣以產棗梨著稱，棗曰團棗而大，梨曰伏梨，與懷來之秋梨相似，而味較遜，西行十里，雖無高山，然地勢甚高，土質較劣，秋禾僅數寸，較平原將秀者差多矣，遠望紫山，童禿無樹，知此山亦不可久留，預備多遊數處，或當日趕回縣城，當命巡士跑馬，巡士曰遇坦途再跑，余唯之，因微風習習，覺有涼意，正欲一跑，途輾策前進，馳騁十餘里而忽工苦之，蓋市民不慎騎，余幼習之，故以跑馬為樂。行三十里，抵工程村，已近紫山麓，遂打尖，飯後再西偏南行，皆山溝道，馬雖可乘，而不能跑矣，沿山道而行約七里，抵陳窰村，至陳姓村長家，將馬寄飼料，乃步行上山，至頂約五里許，其山根以下，屬邯鄲管轄，山根以上歸河南武安管轄，此種分界，實屬僅見。蓋平日所見山地，皆以山脊為界也，上山時斜風細雨，工巡均不願再上，余以既來，不可不冒雨一遊，其山為純潔之童山，其絕頂原有廟一，及寶塔二，廟塔均圯，僅餘一小塔，斜峙其上，亦將圯，一逼瓦礫，荒涼滿目，實不忍觀，據聞山間原有樹木，自民六廟倒以後，任人砍伐，已絕根株，僅見牡荊，酸棗

室數候，餘僅一逼綠草，而大戰料之地錦最多。該山以產紫石英及九節菖蒲著稱，故名紫山，又名紫金山，下山後沿山溝而行，菖蒲石英，遍覓不得，惟清流一脈，稍可人意，沿途採得植物約二十號，與磁州所見，微有不同，遂循原道至陳村長家飲水休息，在山時望見山北有廟，廟間有樹，擬往一遊，據村長云，該山名佛山，屬永年縣境，其間僅柏樹數株，餘與紫山同，巡士力勸不必遊，且恐有匪，乃決定遊黃梁夢。因此去不過三十里，較回縣稍近，乃決定至黃梁夢一宿，遂策馬東行，經工程村，分道東北行，約三十里，抵王化儀車站，再東行里許，即至黃梁夢村，在馬上口占二絕，

桐軒辨木夕陽邊，又見於今令尹賢，學步邯鄲勞借馬，微風淡蕩着吟鞭。

登紫山 (第三十四圖)  
崎嶇峻坡紫金山，塔廟傾頹勢莫攀，九節菖蒲何處覓，斜風細雨永潏潏。

抵廟下馬，廟頭門面西，額曰「邯鄲古觀」，東行數步，為正門，門前照壁，有「蓬萊仙境」三尺徑大字，均一筆寫成，即係呂仙亂筆，在門前遇一老道及第三區公安局董君與馬姓紳士，老道引余遊廟，門內一大方池。廣數畝，池荷盛開，正中有橋，上覆以亭，形八方，名「八卦亭」，南北有道相連，北有三門，紅牆，中大門，曰「神仙洞府」，東西皆月門，東曰「紅塵路」，西曰「白鹿仙蹤」，觀之令人猛省，門內即前殿，額曰「正陽帝君」，據聞祀漢鍾離，其像頗猙獰，再北為正殿，祀呂純陽，再北為後殿祀盧生，係臥像，余見之甚驚訝，似曾相識，後細憶之，幼時在岳州應童子試遊岳陽樓時，曾見一臥像，然是否盧生或呂祖，則彷彿矣，旋見各殿壁間多石刻，細閱一遍，皆清代以還遊人題咏，佳句頗多，然無古刻，亦一怪事。各殿院落中，多古柏觀其樹齡，皆明代物，其呂祖殿前有凌霄攀緣古柏而長，花正盛開，其兩廊房屋尚多，廟頗雄壯，而清雅宜人，民國以還，有巡長某，募萬金重修，雖尚完整，而西廊房屋因雨而塌，據老道云原有地數頃，均被小學提去，現無歲修費，此項古蹟，且係名勝，若無歲修，斷難持久，邇來教育者，好提寺產，而對於古蹟名勝毫不顧及，此乃無民族觀念之過歟？其東院房屋尚多，公安局即設其中，遊罷各殿，參拜神仙後，董局長即邀至局中休息晚餐後，天忽雨，雨後，滿天星斗，董局長約憩於院中，縱談時事，唏噓久之，旋向董笑曰：「要向先生借枕頭」董遂引至一室而睡。

二日，天晴，拂曉即起，重遊各殿，坐八卦亭，領略荷花香味，馬君至，談及現大水，低地禾苗盡淹，今年麥秋無

收，秋糧又無望矣，旋董君亦至，清談久之，至呂祖殿前，與老道詳談，據云，鍾離爲呂祖之師，故祀前殿，呂祖爲盧生之師，故處生祀後殿，余云鍾離爲漢時人，呂祖係唐代人，從何而受業？老道語塞，即以神話對之，余歷年遊山，每遇名利，必與僧道詳談，意在訪高僧詩僧，總未遇見，所見者皆俗禿，古語云，「天下名山僧占多」，余則曰應改爲「天下名山僧站多」，始符實際，上午無事，成遊黃梁夢四絕，（第卅一闕）

邯鄲古觀白雲封，八卦亭環齒花紅，翠柏凌霄花更好，星稀雨過水晶宮。

## 其二

天下名山歷未周，征鞍未卸幾時休，蓬萊且住神仙境，要向先生借枕頭。

## 其三

人生如夢亦如醒，始信神仙學易成，記得岳陽樓上遇，前身應否是盧生。

## 其四

不戀紅塵祇爲親，焉能大夢醒來真，黃梁未熟繁華盡，說甚將來現在身。

詩興既盡，即欲回邯鄲，已阻水，馬不能行將馬寄局中，託董局長照料，遂改由王化堡乘車南下，約半小時抵邯鄲，歸寓休息，晚又雨，令人愁悶，余原擬由邯鄲至廣平，回程即至順德，內邱，井陘一帶調查，現既阻水，車馬均不通行。決定與其枯坐旅舍，不如回平休息，然邯鄲爲古趙國，古蹟甚多，擬遊覽一天，再北上。

三日，天晴，在寓中遇大名初中校長王君祝三，談悉余將遊叢台，伊願偕遊，當由店東引導，道途泥濘，繞道由北門進城，台即在東北城隅上，其下有池，池中有亭，亭北爲圖書館，及孤兒院，而駐軍隊，登台前有胡經翼，高桂滋等軍人石刻，其台經伊董重脩，亦一佳事，門內新建屋三楹額曰「式靈舊館」于右任所題，有亭曰「觀瀾亭」院中石刻，最古最好爲清乾隆御筆，餘皆俗物，再上即叢台，額曰「古叢台」據聞原有「英雄勝概」一匾額，已不見，近人好淹沒古蹟，一大闕事，當與王君坐翫台廊，滏陽水泛於東南，遠觀村舍，綠樹陰濃，令人心曠神怡，相傳台爲趙武靈王所築，漢光武置酒高會於此，「英雄勝概」四字最宜，而土人不知，對於陳杏元別梅良玉事則飽稱之，當成絕云，

叢台高會憶當年，習射胡衣劇可憐，勝概英雄誰管得，和番艷事至今傳。

遊台後與王君別，即至縣府晤秦縣長，謝借馬並聲明已交董局長即辭行而別，歸寓午餐後，即命檢點行李，乘車回平，據店東云，不如乘明早廿二次車，下午七時到，較為方便，余亦恐鄒縣長來人，亦欲稍候，決定明天起程，四日，天陰雨，未明即起，五時車至，即乘車北上，七時抵前門，送郭工至石駙馬大街，令寓通俗博物館中，遂歸寓，

### (七) 結論

此次遊歷，印象頗佳，所獲不少，而感想甚多。茲分述如下：

1. 所得標本除草本尚待鑑別外，樹木未經圖說收入者，計有泡桐，棟，栢，樺，莢蓬，鼠李……數種，而灌木尚未計及。足證非實地調查，不足以言著述。
2. 遊爐峰等山時，在在足以證從前主張改進造林各端，非依照實行，不能奏效，余雖非林業專家，然係造林實行者，其管見詳孫縣長函中，附後。
3. 覺河南與河北政治，判若天淵，即就所歷涉縣武安而言，已大不同，據聞河北境內，政治尙有軌道，河南則自民元迄今，未曾清平，故匪踪未靜，遺言及教育與古蹟。
4. 河北以前訓政學院，成效大著，即就孫縣長而論，年富力強，精明廉幹，且毫無官場習氣，秦縣長雖到任不久，然不時蒞臨四境，攷察民情，余辭行時，適出遊遇水拆歸，最奇者，廣平為極小極貧瘠縣份，且城鄉派別多端，為最難治之一縣，在磁州及邯鄲時，側聞鄒縣長政聲卓著成績斐然，此亦難能之事，惜未一遊，以攷其功績。

### 附致孫縣長函

醒華縣長 勛鑒：滿擬由彭進謁，道途阻水，由馬頭至邯，苦雨不能調查，祇得北返，未及暢傾積懷，恨甚恨甚！漢此次遊磁，印像甚佳，耳目見聞，採集所得，均極豐富，皆閣下保衛周至之力也，感荷奚如！貴治民性純厚，物產豐富，礦產甚多，得閣下治理，兼有苦幹精神，不出十年，不僅可稱全省模範，且必成為黃金世界，可預祝也。造林一端，此次遊磁昨見聞所得，有不能不為閣下一詳請者。



一、宜提倡移民；此舉曠聞之似屬迂闊，其實輕而易舉，蓋該地村莊雖稀，實則地少民貧，最令人駭異者二事：即一為梯田，逕達爐峰之頂，土不盈尺，邊皆石砌，自青碗至爐峰數十里舉目皆是，此項工程，雖出自人民之勞苦，而其浩大不亞於長城；二則沿途多石洞，其門拱如城，而其洞頂尤敷土播種，其缺地可知，貴治百姓謂閣下愛樹如命，而百姓實愛地如命，諺云，「山開齊嶺，河開齊邊，世必大亂。」該地人民處缺水五年四不熟之境，而勤苦耐勞，至於如斯，尤不變而為匪，實難索解，詳詢一切，始知一則居民積糧以備數年之荒，二則常自動移民至山西邊境曠地耕種，秋後捆載而歸，此正宜因勢利導者也，若閣下提倡於上，勸諭富紳或商家等墊款，凡願移民者，每名借以路費三元五元不等由縣長其領，秋歸償還，則願移者必衆，而礦務梯田自不樂為之耕種矣，此其一。

二、宜設苗圃於爐峰，且宜妙選人材以董其事，我國自清季提倡森林以來，南北各縣無不設苗圃于縣治者，而苗圃中，無不點綴刺槐數株，與大麗牽牛等外國花卉者，對於本地樹種，反置之不顧，宜乎無成績可言，無怪見譏於當地居民者也，夫欲造林，必先育苗，育苗必先調查當地樹種，辨別陰陽性質，庶事半功倍，否則徒勞無補，就貴治而論，西區多山，而山地樹種，與平原不同，由青碗至爐峰，所見多楮（俗名末了）桐（泡桐）椿，楸，楊，柳，棟及柿，君遷（團棗）胡桃，蘋果，桃，李，杏，沙果等果樹，而磁彭道一帶則甚稀，至爐峰所產天然林中之白皮松，櫟，（青櫟）莢蓬（山黑豆）（鼠李）（對節棍）秦皮（鐵結子）丁香，山槐，檉木等，又為平原所不產，惟平原所產者，除楊棗二屬外，大抵爐峰皆能產，若在爐峰廟後，利用公地一方，將天然林中陽坡所產樹籽種諸陽坡，陰坡者種之陰坡，自無不萌茁繁茂之理，並宜因勢利導，就爐峰附近高峻童山造林，漸次推移，及於淺山，庶輕而易舉，尤有進者，邇年河北常道，提倡造林不遺餘力，而其植樹地點，大都皆城市與道路，或平原鄉村，此所謂風景林者也。究無裨於實際，據漢所歷數十縣，考察所得，河北多樹之區僅四，一坡地，二廟地，三村莊，四道路，當春夏之際，登高遠眺，所見村地不少樹木，即南方多樹之區，亦不過如是，而北方所最宜注意造林之區，不在平原，而在高山，否則必無補於天災，據拙見所及，貴治果欲全縣森林化，即宜自爐峰始，若有閣下苦幹精神之專門人材，駐峰育苗，督率居民造林，漸次推移，不及十年，必收奇效，此其二。

三、宜擴充民約 爐峰天然林區，在河北除東陵外，實屬僅見，而東陵係清室風水禁地，有守陵兵，垂三百年，故有此巨觀，而爐峰面積雖小，而約禁出自民間，北王莊廟碑猶存，可以稽攷，民力勝於官力，我國現代尚無森林

警察，欲保護森林，殊非易事，約禁自民，故或效卓著，區區爐峰，可作全省民有林區之模範，若自該地擴而充之，勸導附近居民，組織森林保護會，漸次推行全縣而及於全省，則所收效果，必較官力尤大。尤宜注意者，凡禁山宜絕對禁止樵砍，造林家所植者皆喬木，每每對喬木蔭下之叢木與草榛，毫不注意，且有謂該地多石灰岩，宜栽培蘋果屬類等果樹者，此二事，乃於水旱天災毫無補救，蓋欲保留山間表土，喬木不及灌木與草本，若僅禁砍樹，而灌木與草本，任人樵砍，則雖蓄林百年，必無補於天災，若山地純栽果樹，居民欲達收果目的，必將樹周之表土掘鬆，遇雨仍沖洗而下，此屢見不一見之事實，亟宜注意，且可供借鑑者也。此其三，

四、宜勸民廢耕梯田 梯田之危險，不僅缺水之地，莊稼難熟，人民徒勞無補，而其表土遇雨必沖洗而去，此必然之勢也，東陵八百餘里之禦地，可為殷鑑，是故欲求該地之不缺水，非先行廢開梯田，禁種五谷，專事造林不為功，若該地高山淺山，遍植森林，十年之後，必高達二丈，即無異山間蓄水一丈，而泉源自多，試觀爐峰南之南王莊，有名大水池者當乾季水缺乏時，附近十餘村，必不遠二三十里取水於此，殊不知南王莊之所以有此泉源者，蓋因爐峰有樹，其岩石走向，直抵該材。而爐峰廢後之井水，冬夏不竭者，亦執此故也，此乃為勸導人民之絕好資料，此其四，

五、宜鑿池塘 此即 大著之主張，拙見所欲補充者。最好做北平西山天主堂石山梯塘方法，利用梯田。加高砌石數尺，去其表土，以三和土敷之，必不漏水，遇雨一次，即蓄水數尺，此其五。

六、宜加修道路 此層似近迂緩，其實修道為一切建設之母，即如磁彭道自公修改以後，行旅便利，惟北方修道，較南方困難者，不止山嶺崎嶇。而在遍地皆氣成岩之黃土，分子既粗，質極疏鬆，乾季則灰塵蔽日，雨季則泥濘數尺，補修不易，養路無方，若皆變為柏油路，則所費不貲，其勢有所不能。雖然，在貴治則情形特殊，以漢所歷之境，二百餘里，均可修為類似之柏油路，蓋貴治西北區，石與沙礫既取之便利，而石灰窰所在皆有，尤有廢物最好利用者，即彭鎮之窰渣，堆積成山，可和石灰造成變相之水門汀土，彭城東西數十里，皆用之敷屋頂，沿途所見似礫岩之石棹等物甚多，皆窰渣造成，亦一奇觀，若以彭城為起點，農暇之際，于役千夫，鋪石墊沙，壓道磨灰，坦蕩砥平，必較勝於柏油路，宜先修彭城至西佐廿里，以接西馬鐵道，則彭城窰業必日見復興，次修彭磁路，稍感困難者惟衛衛道，兩旁高岸，中一土溝，（衛衛二字不見於南方者執此故也）坎坷不平，灰深數尺，尤宜多墊石礫，且宜特別注意養路，再次修彭北路，自彭城至張二莊嶺，固不難修，即自青隴至北王莊，沿途沙河，似不易治，實則正

好利用石沙修道，由北王莊至皮嶺，雖係山嶺盤道，然已有礮涉大道，尙可通行，惟最宜注意者，該地梯田雖若變爲林地，而起初數年，當仍如大著所云，宜於農暇補修石砌，一以保土，一留作將來樵道，此其六，

以上六端，係此次遊歷見聞所及，擇其與造林有關者，述其梗概，公既勇於建設，醉心造林，復有全縣森林化之口號，則蕪蕘之獻，是否可採，聽自越裁，均有進者，漢係造林實行者，對於政治亦稍有經驗，凡百施政，成功甚易，而保持甚難，卽就造林修道兩端而論，固鈞宜由官提倡，尤宜利用人民自動，公既不時蒞臨四境，亟宜勸導人民自動組織森林修道等公會，則衆擎易舉，而可保永久，閣下治礮二年視人民如子弟，人民愛戴，閣下若父兄，較之百姓畏官如虎者，相去天淵，倘登高一呼，必衆山響應曷試爲之。（下略）

